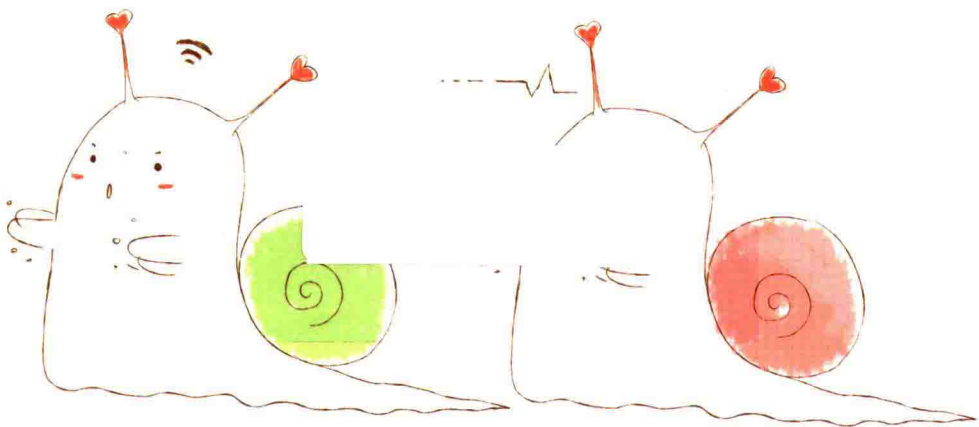


蜗牛迟迟，向你而生

陈蜗牛的 追爱日记

梧桐私语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陈蜗牛的 追爱日记

梧桐私语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蜗牛的追爱日记 / 梧桐私语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126-9

I. ①陈… II. ①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6151号

书 名 陈蜗牛的追爱日记

作 者 梧桐私语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唐梦莎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装帧设计 LESSON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78千字

印 张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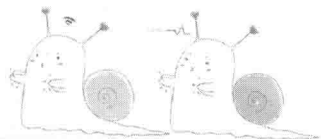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,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26-9
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自序

A letter from siyu

Chapter 1

蜗牛纪年

蜗牛爬行的最高时速是 8.3 米 / 小时，
陈轻觉得，她追夏东柘，比蜗牛还慢。

Chapter 2

花儿且开

如果悲伤的时长有三秒，那我是活在第四秒的人，
他说：“陈慢慢，你的脑回路太短了，我怎么有点喜欢呢？”

Chapter 3

你知道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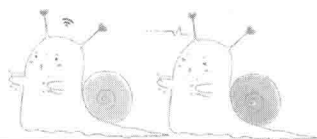
“保守地算，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三分之一了，
没多少时间能浪费了。”
“所以，在一起啰？”
“不是，我想让你追我看看。”
“……”

Chapter 4

匆匆而过

我们不是没有遇见，
只是我遇见你时，你在忙着遇见另一个。

目 录



Chapter 5

Auld Lang Syne

我曾以为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，可以挤一个被窝，同喝一瓶矿泉水，分享所有的秘密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青春就是一个可以许下许多愿望，再把它们一一打碎的年纪。

Chapter 6

奔跑的蜗牛

陈轻：“曾经害怕过的长大真的到来，发现没想象中那么可怕，无非就是可以说真心话的朋友一个个不见了。”

夏东拓：“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？给你冰镇好的西瓜不吃就不凉了。”

陈轻：“来啦来啦。”

终章

陈轻的恋爱日历

不算尾声的尾声

番外 坏女生

特别附赠： 暖萌小段子 38 则

陈蜗牛的 追爱日记

自序

A letter from Siyu

作为陈轻的半个原型，体重曾经一百六十八斤的我很高兴地向你介绍我的这本新书《陈蜗牛的追爱日记》。

记得才开始写这个文时，我才认识内小谁，那时候完全没想到那样一个胖胖的家伙会是我的 Mr. Right，可感情即如此，一旦认定便挡也挡不住。

写完这本书的日子，是我步入婚姻的第十六天。

一切好像是做梦一样。

有读者曾经问我，说：“私语，我很喜欢陈轻，喜欢她的坚强、善良和执着。”

的确，这也是我最喜欢陈轻的地方。

在我还是个胖子的时候，生活最顺风顺水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生病，成绩排名一直在年级前列，被老师宠着，被同学护着。

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，那时我读高三。

后来进了大学，当了一年的班干部，突然觉得生活变得没那么顺利了。体重从胖到瘦再到胖，同学关系也莫名地难以处理。

那时候寝室有小集团，班级有小集团，日子再没高中那样简单了。

曾经，我对着电话里的妈妈叫嚣：我想回高中。

被酱妈骂了一顿后乖乖去弄我的简历。

可等到毕业了，进入社会，我又发现，大学的时光也是那么难能可贵。

人，总是在不断的缅怀中前行，过去的总是美好的，当下的大多让人失望。

可有天，你又会发现，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当下，哪怕它艰辛着，因为当下这秒有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有我们的努力，有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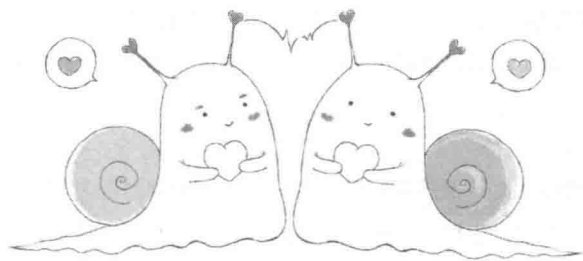
写下这篇文，此致我曾经丰盈而快乐的高中、大学时光。

梧桐私语

2005年8月26日

Chapter 1
蜗牛纪年

蜗牛爬行的最高时速是
8.5 米 / 小时，陈轻觉得，她
追夏东柘，比蜗牛还慢。



想要让一个人清楚地说出四年前的某天她在哪里、见过谁、说了哪些话，平心而论，这要求很强人所难。

可当二十三岁的陈轻站在病床前，看着床上那具停止心跳的躯体，她的脑子里却能清晰地浮现出四年前的画面，关于堂姐的那场婚礼。

那天，她第一次见到他。

婚宴的乐声还在持续，陈轻坐在桌旁，慢吞吞地吃东西。因为嘴巴塞得太满，她说话有些含混不清：“姨妈，够了。”

“多吃点。”和蔼的三姨妈哪里管这套，不迭地给她添菜，眼睛却悄悄瞄向了邻桌，说，“那是你夏伯伯家的二儿子，比你大五岁，医学硕士，我想把他介绍给你表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这种七大姑八大姨专长的话题，陈轻早习以为常，咽下嘴里的东西，她抬起头，手托着下巴，端详起那人：“长得还可以，就是人太瘦了，难免会有体虚之类的毛病，三姨妈，为了我表姐的终身幸福，慎重。”说完她安慰似的拍了拍三姨妈的手背，低下头继续和盘里的猪蹄“搏斗”。

这东西肉少，吃着还特费劲。唉，找罪受！

举着筷子，她脸皱得紧紧的，似乎面对着一件让她异常为难的事情。

夏娉婷盯着陈轻瞧了一会儿，终于被她一本正经的吃样逗笑了。

回过头，夏娉婷捅了捅夏东柘：“人家姑娘说你太瘦，体虚呢。”

嗯？

夏东柘转头，目光顺着夏娉婷示意的方向最终落在陈轻身上，只是在那宽宽的背上扫了一眼，他便摇摇头：“胖子体更虚。”

声音低沉配合清晰的吐字，夏东柘的话让坐在周围的人动作都是一滞。

包括陈轻。

钢琴曲柔缓地飘荡在草坪上空，人声不知何时起竟悄然消失了，草坪被重物碾压发出的“咯吱”声由远及近，最终在他脚边戛然而止。夏东柘放下筷子抬起头，有些好笑地看着陈轻还有她手里的盘子：“你

不会想用这块猪蹄敲晕我吧？”

“把这个分了。”陈轻说，“分这个需要力气，如果你能用筷子把这块猪蹄上的肉分下来，我就向你道歉。”

明媚的阳光照在陈轻圆圆的脸上，她眉眼疏淡，轻抿的嘴角透着认真。

十九岁的初遇好像一幅颜色鲜艳的绢画，并没因为时间而暗淡，不是她记忆力有多好，只是她时常拿出来想念回味一下罢了。

二十岁那年的春天，当陈轻又一次回想那段记忆时，美好的画面因为一个人的插话不得不中断了。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陈轻抬起头，看着头发定形的有如刺猬的贝斯手，抿了抿唇，说：“他办到了，我就向他道歉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吊高的情绪倏然坠落，贝斯手扫兴地挥了下细长的胳膊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

“真没劲”三个字随着简易门的闭拢被轻轻隔在门外，门里的陈轻托着下巴，坐在椅子上，两眼放空，想着没告诉贝斯手的后续。

陈瑶的婚礼结束，陈轻在酒店外明黄色的路灯下找到了夏东柘。

入夜，气温微凉。披着米色外套的夏东柘身形颀长，脸上有着和年纪不符的沉稳气质。他正同朋友说着话，冷不防发现白天酒席上的女生竟站到了身旁。

“还要我帮你分猪蹄吗？”结束了和朋友的交谈，他转过身，打量着陈轻。

打量完，他不禁有些想笑，小姑娘不都是很在意自己体重的吗，这个陈轻怎么忍心让自己胖成这样？

陈轻知道他在打量自己，她摸摸鼻头，坦然地回望他：“我爸和我说过，长大了找对象，要找个肯为我分猪蹄还分得好的，今天就遇上你了。”

第一次同男生表白，陈轻脸颊泛起微微的红，她目光下移到了夏东柘衬衫的第二颗扣子上，小声说：“表姐有喜欢的人了，没和三姨妈说。我还没男朋友，你缺女朋友吗？”

她声音很轻，轻得不敢确定夏东柘是否听得清，就在她不确定自己表现得是否还好时，夏东柘竟手插着口袋，弯腰凑近了她。

他的呼吸温热，熏着陈轻的脸，好像一根小羽毛挠着脚心，痒痒的，让她不自在。

他是要答应吗？

还是直接拒绝呢？

陈轻有些紧张地想，可她没想到，夏东柘只是瞧了她一会儿，继而伸手揉了揉她的头，转身走了。

他把她的表白当成了少女无知的戏言了。

陈轻轻声“哦”了一下，这算是被拒绝了。可她很喜欢他分猪蹄的纤细白手，怎么办？

要不，再试试？

陈轻抹抹鼻头，想起今天是她追求夏东柘未遂的第……她歪头想想，唔，第三百七十九天。她拿出手机，在日历工具的“今天”那栏打了个勾。

认识夏东柘的第三百七十九天，陈轻被陈瑶叫去她的分手典礼，驻唱。

堂姐是个任性的人，去年的婚礼有多风光，现在这场分手典礼就有多不逊色。

陈轻手撑着下巴，头脑放空才几分钟，身边便飘来了浓重的香味。她扭过头，看着一席真丝礼服的陈瑶站在她身侧，尖跟鞋“嗒嗒”地点着地，神情不悦。

陈轻后知后觉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说呢？”陈瑶狠狠瞪了陈轻一眼，拽起她便往外走。

陈瑶个高腿长，步子大，没走多远，体重太有“优势”的陈轻便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她抚着胸，说话仍是徐徐的：“陈瑶，你让我唱三首歌我不是唱了吗？还要我干吗？”

怒气甫定的陈瑶头都没回一下，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：“你是来帮我调剂分手典礼气氛的，现在有人让场面尴尬，气氛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”

顺着陈瑶的目光放眼望去，陈轻懂了，她看到了一身白西装的卫城手挽着一个打扮清丽的年轻女人，并立在草坪上。

前日来砸场。

“姐，没事的。”同陈瑶在红毯前分手，陈轻这么安慰她，可有些问题陈轻始终想不通，陈瑶和卫城结婚一年便闪离，分手就分手好了，有什么好较劲的呢？

轻轻叹气，她迈着步子慢悠悠地走向正喝酒吹牛的乐手，说：“再唱几首歌制造下气氛。”

鼓手挥起棒槌，“咚”地敲了下鼓面：“唱什么？”

是啊，唱什么呢？陈轻捏着下巴，发愁。

唉，这一天天，总有这么多事情让她发愁。

潘安安远远便看见陈瑶朝他们走来，示威似的，她挽紧了卫城还不忘再往他身上靠靠，姿势就位后，她朝已经走近的陈瑶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啊，陈瑶。”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陈瑶脸色难看，强压着怒火。

乐队的前奏却在这时缓缓而起，陈轻开始唱歌。她声音舒服，脸上的表情如同声音一样，平淡、舒服，有陈瑶的朋友知道她和潘安安的过节，借着听歌的由头想把陈瑶拽走。陈瑶倔强地不肯走，至于潘安安，那就更不肯罢手了。

“陈瑶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开分手派对我和卫城当然要参加，你可是和我未婚夫分的手啊。”

“你！”

潘安安是没兴趣痛打落水狗的，她讥笑着看了陈瑶一眼，目光移到了几米外的台上。

四周装点着白色团花的舞台上，陈轻安静地在唱歌，潘安安的声音夹在曲声里，刺耳地传到了台上。

“你妹妹歌唱得不错，就是怎么那么胖？陈瑶，是家族遗传吗？”

刚好是间奏，陈轻举着麦克风轻声回道：“我是药物性肥胖，不遗传。”

她声音不大，有气无力的。

潘安安心想，陈瑶的妹妹比陈瑶还包子。她摆摆手，正准备开口，却听见陈轻出声喊她：“漂亮姐姐，我唱首歌送给你吧。”

漂亮姐姐？

潘安安得意地看了眼陈瑶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
这次，陈轻没在选曲上有什么为难，和乐队耳语几声，她便开口唱了起来。

舒缓的曲调，婉转的英文，台下的潘安安听得有些飘飘然，她深情地看了眼卫城，余光也扫过一边的陈瑶，神情越发得意。

一曲终了，潘安安拍了两下巴掌：“不错。”

陈轻如释重负地笑了：“你喜欢就好，我姐结婚时我唱的就是这首《I love you》，后来她离婚了。”

才轻松下来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，潘安安的脸黑得吓人，卫城的脸色也不好看，陈瑶则捂着肚子，笑得脸都快变形了。

“妹，姐给你点个赞，太牛了！”

后台，白色帷幕被掀起又落下，捧着一大盘吃的陈瑶走近，对椅子上奄奄一息的陈轻竖起了拇指。

“累了吧，先吃块慕斯蛋糕，补充下能量。”放下托盘，陈瑶手捧蛋糕，举到陈轻嘴边，态度要多狗腿有多狗腿。陈轻也没客气，就手拿了一块吃起蛋糕：“姐，你要记得有理不在声高。”

“嗯嗯。”

“要记得。”

“记得了。”

“怕你忘，默念一百遍给我听听。”

“陈轻，得寸进尺了是吧！”

“你看你又高了。”陈轻接过蛋糕，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失望神情。

“……”

没话说的陈瑶抿抿嘴，突然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她一直觉得陈轻是慢吞吞的，做事不爱强出头，不争也不会抢的人，可有时她又觉得陈轻是个很颠覆的人，譬如今天，再譬如夏东柘。

“对了！”她想起了夏东柘，“你的夏医生那边有进展了吗？”

唔……这个，陈轻歪着头，正想着应该怎么回答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惊呼声。

“杀人了！出人命了！救人啊！”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陈轻猛地起身。

一路狂奔出门，等陈轻后知后觉地发现尖叫的人是潘安安时，她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她扯住陈瑶，问：“姐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什么情况？当然要看才知道了！”

没读懂陈轻动作里的潜台词，陈瑶拉起她继续朝泳池狂奔。

看着陈瑶那股兴奋劲儿，陈轻上气不接下气地想：姐啊，我的意思是咱能不去凑潘安安的热闹吗？

可哪有人理会她呢。

矩形泳池旁聚满了人，潘安安站在里圈，尖叫着寻求帮助：“你们谁能下去把那个疯子抓上来，卫城快被打死了。”

天气冷，泳池水浅，淹不死人，加上事出突然，人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时之间竟没人反应过来。

陈轻站稳脚跟，没来得及好好地喘口气，便被凭空而下的水溅了

满脸，她“噗”了一口睁开眼，发现泳池里卫城倒是没死，只是真被揍得很惨，脸青了不说，还毫无还手之力。

刚刚的水花就是他倒在水里溅起的。

揍他的是谁啊？

她看向正挥舞拳头的人，发现是个梳着半寸的高个子少年。少年动作利落，咬紧的牙关让他的表情看上去肃杀慑人，看得出这少年是真恨卫城，难怪没人敢上去帮忙。

身旁的陈瑶兴奋地喊着“漂亮”，手跟着少年的动作举起落下，要不是陈轻拉着她，说不准陈瑶会跟着跳下去参战了。

“陈瑶，你什么意思？！”收起哭腔的潘安安瞪向陈瑶，陈瑶却有恃无恐地双手叉腰，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看热闹啊，看热闹你也管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池里泼水，岸上起火，眼见着情势越发混乱了，终于有后知后觉的人跳下了池子。

“你相好上来了，你还不去看看？”指着有如落汤鸡上岸的卫城，陈瑶的心情别提多好了。

“妹，帮个忙，帮我把这位壮士送走，一会儿让潘安安逮到他又有得烦了。”高兴之余，陈瑶不忘嘱咐陈轻。

“那你干吗去？”

“我去看热闹。”

陈瑶的背影欢快地跳出了视线，等陈轻转头再找那少年时，哪里还有人影啊。

“去哪儿了呢？”陈轻挠着头，决定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

清明的假期眨眼间便过去了，甚至没来得及帮陈瑶分析出那个少年的身份，陈轻就登上了返校的火车。

陈轻的老家最早只是一个城市的分区，陈轻出生那年，据说因为上头一道改革促建的命令，这个有点土气的地方有幸改头换面，一跃成了地级市。

说是市，可市与市还是不同的，好比陈轻的老家和她读书的城市，两者间不过隔着两个小时的车程，一个是普通的三线城市，一个是祖国的经济枢纽大都会。

人也是如此，比如住在陈轻隔壁寝室的姐妹四人组，因为是本地人，她们说话的口气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。好比此刻，来传达消息的四人组之一，说话就是过分的言简意赅。

“支书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一趟。”

哪个老师，哪个办公室都没说，打开的门便“砰”的一声在面前关上了。木门的震颤声嗡嗡地响在耳边，陈轻握紧行李箱的手松了松，心里默然叹气：这个团支书可真不好当啊。

尽快安置好行李，她锁好房门出了寝室楼。

想来想去，她觉得辅导员找她的可能性最大。

辅导员办公室在六寝室楼一层，离女生住的八寝室楼不远，才走到一食堂门前，陈轻突然听到有人叫她。

“陈慢慢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倒是快点，一群人都在等你开会呢！”川天椒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拽起她便往六寝室楼跑，手劲大得让陈轻直皱眉。

“不是才放完假吗？开什么会？”

“老赵跳槽了，咱们换了新辅导员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就是不知道新导这火怎么烧。”川天椒鄙视地看了眼陈轻，“你啊，消息太滞后。”

陈轻“哦”了一声，想起那个和她一同进到燕北大学的辅导员老赵，心里突然有些难过。那是个让她又爱又恨的老师，整天扎着马尾辫，走路生风，说话脆生生，对她不错，让她当了个吃力不讨好的团支书。

唉，老赵。

叹完气，陈轻想起了新导员，问：“新辅导员人怎么样，和气吗？”

“和气不和气我不知道，但有个特性是肯定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特别帅！”

“……”

等陈轻站在辅导员办公室，透过层层叠叠的人头看见桌案后面那双细白的手后，她也不得不承认，新辅导员真的很帅。

“大一新生的军训定在节后一星期开始，各班的班干部安排好人去体育馆领军训服，另外，七班的班干部是哪个？”

“喊你呢！”川天椒压低声音，用手捅了捅陈轻，“老师，她是七班的团支书。”

“系里有个转校生，教务处安排插进七班，班干部注意下新同学的协调工作…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新辅导员的目光定在陈轻举高的手上。

他眼神明澈，看得陈轻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放下手，扯着衣角，问：“老师，你是博士生，该是我们的兼职辅导员吧，你什么时候卸任？”

“你怀疑我的能力？”辅导员挑挑眉。

“不是。学校不赞成师生恋，你做我老师，我不好追。”

一言既出，周围的同学都朝她投来讶异而暧昧的目光。

陈轻直挺挺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回望着那人。

“在新老师接替我之前。”想了想，辅导员又补充，“至少我要在这个岗位上一年。”

那口气好像在说：至少未来一年里，我是安全的。

陈轻失望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转念一想，又有些高兴，至少这一年里，她能经常见到他了。

哎……夏东柘怎么就成了她的辅导员呢？

忽上忽下的情绪里，她听见夏东柘问：“还有其他问题吗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没了那就去领军训服，有情况打电话沟通，我的号码是……”

随着一串号码的报出，四周响起一片掏手机的声音。

会议结束，陈轻随着人流走出办公室，川天椒走在她身旁，正想问她什么，人忽然被直直地撞飞了出去。

“谁啊？”川天椒揉着腰，生气地回头，发现竟是一起开会的同学。